

儿童文学  
金牌作家书系

# 6 绿毛水怪

# 震动

王巨成  
著



45/6

# 震动 6

## 绿毛水怪

王巨成  
著

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震动. 6, 绿毛水怪 / 王巨成著. --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9

(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4877-9

I. ①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3323 号

---

ZHENDONG LIU LÜMAOSHUIGUAI

---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孙柱

---

著者: 王巨成	插图: LIAR
责任编辑: 史伟峰	责任校对: 刘成聪
美术编辑: 刘妍妍	责任印务: 厉静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	邮政编码: 100022
总编室: 010-57526070	传真: 010-57526075
编辑室: 010-57526286	发行部: 010-57526568
网址: <a href="http://www.ccppg.cn">www.ccppg.cn</a>	
电子邮箱: <a href="mailto:zbs@ccppg.com.cn">zbs@ccppg.com.cn</a>	

---

印刷: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3

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0 千字

印数: 8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4877-9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 (010-57526718) 退换。

# 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· 曹佳声的泥石流	1
第二章 · 绿毛水怪（之一）	32
第三章 · 蔓延的恐惧	59
第四章 · 绿毛水怪（之二）	94
第五章 · 夺命手机（之一）	137
第六章 · 夺命手机（之二）	160



## 第一章

### 曹佳声的泥石流

# 1

曹佳声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学校，那时暮色往往像水一样漫开来，整个泗坪镇，包括远近的青山，都沐浴在一种说不出的安详里。

在这种安详里，曹佳声那孑然的身影，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泗坪镇的路上。

那是新的路，宽阔，平整，干净。

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重建，泗坪镇正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看到日新月异的泗坪镇，曹佳声说不出内心的感受。欣喜吗？幸运吗？兴奋吗？珍惜吗？别人脸上的表情在告诉他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新的泗坪镇也值得他们这样。可是曹佳声呢？他是应该感到欣喜和幸运的，他也应该感到兴奋和珍惜，然而他不能和别人一样把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，不但不能，他还总感到新的泗坪镇和他没有关系，他也不配和新的泗坪镇有关系。

尽管时间过去了一年多，但那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在昨天。

那几乎就是一场噩梦。不，比噩梦更可怕！

噩梦只是存在于梦中，而那短短的六十多秒钟，却再也不能从曹佳声的心里剔除出去。它像一枚钉子，牢牢地钉在那里，是那么触目惊心，是那么不忍目睹。

他是大地震的幸运者，却只有羞耻！

他活在阳光里，却只有无边的黑暗相伴！

他就是那个“第一个跑出教室的老师”。

“第一个跑出教室的老师”成了曹佳声新的名字，而且在大地震后传遍了整个泗坪镇。开始别人毫不避讳地直接这样叫，包括他的学生，后来别人不叫了，但是他们的眼睛还在这样“叫”着，也许要一直“叫”到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那一天。

作为全校第一个在大地震时跑出教室的老师，在他跑出教室的那一刻，学生惊恐地叫着，喊着，一窝蜂地朝外跑，拼命地朝外跑。于是他们拥起来，挤起来，撞起来，有的什么也不顾了，从课桌上，甚至从别人倒下去的身上，踩过去……

完全失控了！

只在看见何平老师转身冲进教室，寻找一个根本不在教室的学生时，曹佳声才猛地醒悟过来，他不该丢下学生不管呀，他是一个老师呀。不幸的是，他的那些争相逃命的学生，已经失去了逃生的最佳时间，纷纷被倒塌的墙壁压住了……

他所在班级伤亡的学生是全学校最多的。

而何平老师，除了他自己，他的班级无一人伤亡。

多么鲜明的对比！

“你是老师呀，你怎么能丢下自己的学生逃出来？你还是不是人？”这是姐姐曹佳音对他说的一句话，痛心疾首，当时她的双手狠狠地拍在一起，拍出一声“啪”，几乎吓了曹佳声一跳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呀？”这是姐夫对他说的话。

曹佳声无法回答姐姐和姐夫的问题。那个瞬间，他就那么做了，就那么不管不顾地丢下了他的所有学生，无耻地第一个逃出了教室。

为了活命？因为害怕？似乎都是理由，又似乎都不是。

如果没有何平老师，他是不是能那么快地醒悟过来，然后卖力地投入救援中去？曹佳声仍然无法回答这个假设。

就从那天开始，曹佳声开始害怕了。他首先害怕的是何平老师。

在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曹佳声在何平老师面前是有优越感的。曹佳声被学生誉为学校“第一帅哥老师”，他善于辞令，能唱歌，能跳舞，能绘画，能弹琴，他在学生中拥有大量的崇拜者，课间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有一帮学生围上他。他比何平老师年轻，学历也比何平老师高。而这些，都是过于认真、认真得近乎刻板的何老师所不能比的。他甚至对何平老师说过：“老哥呀，时代不同了，对待学生也不能用过去的老一套了。”

如今何平老师去了天国，可是他依然活在别人的心中。他常常被别人崇敬地提起，更重要的是，何平老师的雕塑就立在新的泗坪镇中学校园里。

曹佳声必须每天要面对何平老师，接受着何平老师的拷问：你是老师呀，你怎么能丢下自己的学生不管呢？

有一天，一位领导来学校视察。领导与老师见面的时候，他把手伸向一个个老师，使劲握着，亲切地说：“老师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！”眼看着握到了曹佳声，这时随行的一个人在领导的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，于是领导很特别地看了曹佳声一眼，那手越过了曹佳声，伸向了另一位老师。

曹佳声感觉就像被人狠狠地甩了一记耳光。

曹佳声害怕校长和同事。虽然他们都没有做出对他敌视的样子，也没有露骨的言行，但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东西，总使曹佳声



不寒而栗。他们不跟他主动交谈，对着他的那一张张脸没有任何表情。在他们的眼睛里，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，或者说他只是一件司空见惯了的摆设。

曹佳声真希望他能被校长或某个同事毫不留情地批评一顿，哪怕是尖锐的、刻薄的，甚至谩骂，那样他一定会好受一些——至少说明他们是把他当作了一个犯错误的人。而他犯的却不是错误，是罪行，是杀人罪。

于是，对校长和同事，曹佳声主动采取了“回避”，尽可能地不让自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可是要做到这样是多么难呀，只要他去学校，他就不得不面对他们。

最难受的是要面对学生。

没有一个学生再把崇敬的目光给他，没有一个学生再把笑脸给他，也没有一个学生再围绕着他，连起码的“曹老师”三个字也没有学生叫了，尤其曾经被他批评过的一些学生，在他面前更是毫不掩饰对他的鄙视。

钟雷应该是唯一的例外。

曹佳声是教语文的，语文课需要教师的激情，也需要学生的激情。然而，曹佳声的语文课堂却如一潭静止的水，没有波澜，没有起伏。课堂上，学生能听讲，能遵守课堂纪律，但学生懒洋洋的目光总让曹佳声觉得他们在不动声色地研究着他，对他讲的话抱着怀疑的态度。

语文课堂上难免要涉及一些信仰、做人的道理等，曹佳声没有办法回避。

“你觉得是真的吗？”“你觉得是这样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”“你自己恐怕也不相信吧？你不相信，要我们信什么呀？”“你是在说笑话吧？”……

这样的语句是学生在课堂上直接说出来的。

曹佳声已经感觉不到他是在传道授业，而是在接受学生的道义“审判”。

曹佳声还怕泗坪镇的人。那些人既不像校长和同事，也不像学生，他们直接得不能再直接了：“你们看看，那个姓曹的，还配做老师吗？”“学校应该把他开除了！”“他能教出什么好学生来？”“真是中看不中用呀！”“呸，丢人呀，怕死鬼！”……

什么难听的话都有。

连泗坪镇的小混混，都可以在曹佳声面前理直气壮地训斥他。

而在过去，绝大部分的泗坪镇人见了则很恭敬地叫他一声“曹老师”。

曹佳声能做的就是每天早早地到学校来，上课去教室，下课回办公室埋头批改作业簿，或备课，放学了最后一个离开。

一切都是悄悄的，曹佳声像是一个影子。

曹佳声怕何平老师，可是越怕越要想起他；曹佳声怕校长和同事，可他不得不面对他们；曹佳声怕学生，可他不得不走进课堂。

曹佳声就这样在矛盾中煎熬着，竟然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一年多的时间啊，那简直生不如死！曹佳声不是没有想过逃离，逃离熟悉他的所有的眼睛，逃离到一个谁也不知道他过去的地方。在那个地方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就是不再做老师了。

曹佳声几乎就要成行了，在他把意思透露给姐姐和姐夫时，姐夫顾长勇冷冷地说：“你跑，你有本事跑到天边。跑到天边，难不成你就心安了？”

曹佳声哑口无言。是的，即使他跑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不会安心。

姐姐说：“你跑，你跑到哪里，姐姐跟你到哪里！”

姐姐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在告诉曹佳声，她说得出，就能做得出。

曹佳声掐灭了自己逃离的念头，他忍受着羞耻留了下来，继续

做着一名老师，支撑着他的是他的不甘心。

曹佳声失去了太多太多，他失去了女朋友，他失去了别人的尊重与信赖，他失去了自信与欢乐……

不把这一切找回来，曹佳声实在不甘呀。

大地震发生三天后，曹佳声在帐篷医院找着了女朋友美琳，他希望能从美琳这里获得一丝的安慰。美琳是镇上医院的护士，大地震后，她是被别人救起来的。曹佳声看见美琳时，她带着伤，忙着给病人输液、打点滴。

“大地震时，你想过我吗？”美琳问曹佳声，一双眼睛紧张地盯着曹佳声。

美琳已经听说了曹佳声的事情，作为恋人，她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问题，毕竟是那么大的地震，毕竟他们整整恋爱了四年，他们原本准备今年十一假期举办婚礼的。

曹佳声无力地摇了摇头。那时他真的没有想起美琳，连至亲至爱的姐姐他都没有想起来，包括外甥女顾芳芳。之后他就怀着赎罪的心情参加了学校的救援。

“难怪。”美琳只说了两个字，平淡地说了这两个字。殊不知，这两个字里面是深深的失望。

“美琳，你听我说……”曹佳声急急地说，他的脸灰白灰白的。

“听你说什么？如果你还能想起我，至少说明我在你心里的位置有多重。你也许是因为想着我的安危，才忽视了你的学生。可是你，你只有你自己，你太自私了，你也太无耻了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让我朝你脸上啐一口？”美琳说得很冷静，冷静得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。

这把刀子把曹佳声扎得百孔千疮。

曹佳声不知道，在他离开美琳后，美琳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曹佳

声对她说过，他爱她像爱自己的眼睛，他要爱她到地老天荒。然而，一场大地震，震出了爱情的无比脆弱。

外甥女顾芳芳也用“刀子”扎过曹佳声。

曹佳声能背负着别人的鄙视、谴责逃离吗？他做不到。

曹佳声努力过。

在发生那次余震时，曹佳声没有再在学生的前面跑出去，可是当他试图让学生有序地撤出教室时，却没有学生听他的，依然挤成一团。最后学生都出去了，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一个学生则嘲讽地下了结论：“姓曹的真厉害，他就知道没事。”

还有那次发生的泥石流，曹佳声同样努力过……

## 2

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下着零星的小雨。

到中午，那零星的小雨不但停了，而且太阳竟然又出现在天空。太阳给人泪眼迷蒙的样子。天地间没有一丝风，让人感到异常闷热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

教室是活动板房，自然没有原先的教室宽敞，当然原先的班级次序也不存在了，原本不在一个班级的同学成了同班同学。曹佳声把教室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，但教室还是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汗腥味。

“这几天可能要下大雨，同学们上学来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。”放晚学的时候，曹佳声这样对大家说。

“下大雨？怎么会呀？”不知谁接过曹佳声的话说。

“可别危言耸听！我一点也看不出这天会下雨。”俞前进看了看曹佳声说，“不过也难说，曹老班上次对余震就预测得很准确。”

“曹老班”，是学生对曹佳声的又一个称呼。上次余震时，全班

同学争着朝外跑，而曹佳声没有跑，一个人待在教室里。俞前进所说的，就是指这件事。

俞前进的话引来一阵讥笑声。

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曹佳声只能像没有听见。

钟雷说：“真要下一场雨就好了。”

其实谁都希望下一场像样的雨，这样天气就可能凉爽了一些。

看着曹佳声朝办公室走去，俞前进又大声地说了一句：“曹老班，雨到底什么时候能下呀？你给我们算一下吧。”

笑声再一次响起来。课堂上一个个没精打采，现在好像因为刚才的插曲，大家精神了不少。

曹佳声没有回头。

看着曹佳声的背影，俞前进的嘴角扬了扬，荡出一丝的不屑。不能怪俞前进这样。在大地震前，俞前进背负着另外一个名号：那个拿别人手机的男生。

“那个拿别人手机的男生”在好长时间里像一块无形的疮疤长在他的脸上，别人看他的眼神里有着防备和厌恶，也没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。尽管曹佳声曾对他说过：“能勇于改正缺点，就是好学生！”可是曹佳声的眼神、说话的语气，以及对待他不由得流露出的态度，都在说明他是一个有过毛病的学生。

班级里谁不见了什么东西，怀疑的目光首先射向的是他。

那是初一时候发生的事情，那天下雨，俞前进和许多同学乘公交车回家。在车上，一位乘客下车时，手机遗落在座位上，俞前进眼疾手快，把手机抓过来，揣在书包里。谁知那位乘客及时发现手机不见了，刚下车的他又忙来到车上。“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？”那位乘客大喊。俞前进的脸腾地红了，那个乘客一看就明白了，瞪着眼睛，把手伸向俞前进：“把我的手机拿出来！”俞前进乖乖地把

手机掏出来，还给了失主。这事第二天很快在学校传开了，俞前进与“小偷”画上了等号。

那时曹佳声是俞前进的班主任，他找了俞前进“谈心”。爸爸妈妈知道了这件事，一气之下打了俞前进。

俞前进从此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学习成绩急剧下降。成绩越不好，越说明俞前进不是一个好学生，在家就越不受待见。在一次期终考试后，爸爸把俞前进打得皮开肉绽，并且说：“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”

但就是这个俞前进，在大地震发生时，做了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
那时候，他、元帅、宋佳玲、黄春荣、钟雷、顾芳芳被突如其来的八级大地震困在山坳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后来钟雷感冒了，黄春荣被滚落的山石砸断了一条腿，顾芳芳也受了重伤，如果没有别人来救援，那等待他们的只有绝望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俞前进带着五个同学的信任，以超乎想象的意志和力量，克服了重重的困难，尤其在被毒蛇咬伤后，他不惜把自己的手指头咬断。最终，俞前进搬来了“救兵”，把五位同学救出山坳。

仅仅凭这一点，在曹佳声面前，俞前进就可以昂首挺胸。

“曹老师毕竟还是我们老师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一点？”钟雷对俞前进说。对有些事情，钟雷愿意“遗忘”，纠结在过去，只能给双方带来痛苦。

“他配做我们老师？对这种人就要这样！在他班级读书就是一种耻辱！”俞前进激愤地将一只手在空气里劈了一下。

“真想不明白，他这种人赖在学校还有什么劲儿！”又一个男生说。

“校长也是，怎么不把他开除了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.....

曹佳声没有听见学生的这些话，但他能感受到。只要他在学校一天，只要他在泗坪镇一天，这些话就不可能避免。即使他从学校消失了，从泗坪镇消失了，这些话恐怕也会在什么时候，被某个嘴巴说出来。

等学校只剩他一个人，曹佳声走出了办公室。

曹佳声没有直接回家。他来到了泗坪镇的山上。最近曹佳声没有事的时候就朝山上跑，似乎他把什么东西失落在山上了，他要找回来。

曹佳声不是为找东西而来。最初他到山上来，是为排遣心里的苦闷。美琳那里再也不能去了，姐姐姐夫家也不能去了，泗坪镇他更不能去，他只能到山上来散散心。这样，曹佳声看见了山上的一道道裂缝，它们是大地震留下的。

泗坪镇三面环山。如果下大雨，那么这些裂缝会不会导致泥石流发生？

曹佳声查了有关资料，那些资料进一步说明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大地震破坏了山体的结构，雨水倘若从那些裂缝灌进去，很可能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。

曹佳声开始密切关注天气。他也很可能是泗坪镇第一个如此关注天气的人。一连多日，天的样子似乎在酝酿一场大雨。今天雨终于下了，可下的只是零星小雨，而且后来不下了，天也变晴了。

天有些莫名其妙了。

曹佳声还是坚信有一场大雨要来临。

曹佳声来到山上，做了这些事情：那些裂缝有没有变大？是不是增加了新的裂缝？离泗坪镇最近的山上，一共有哪些裂缝？曹佳

声把这些一一做了记录。

曹佳声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所做的一切，姑且算是自我消遣吧。有一件事情做，总比没事情做好。

可是，看这些记录，曹佳声明白他不是为了自我消遣。他的心还没有死，他还在期望被别人重新认识，他也希望给自己一次机会。

曹佳声一点也不希望下大雨，大雨对泗坪镇可能会带来泥石流，那绝对又是一个灾难，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。可是曹佳声又希望下雨，只要下大雨，他就有机会证明自己了。

要证明自己！这是曹佳声活着的全部意义。

要证明自己！否则，曹佳声早就逃离了。他怯弱了一次，他绝对不会再次怯弱一次；他懦夫了一次，他绝对不会再次懦夫一次！

曹佳声接下来做的事情是查阅近十年间泗坪镇在六月份下雨的情况，通过网络查，通过县志、镇志查，通过气象部门查，他还查泗坪镇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泥石流。

曹佳声每天都收听收看天气预报。

所有的结果都表明，曹佳声的担忧可能是杞人忧天了。泗坪镇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泥石流，六月份毕竟是一个少雨的季节。而天气预报也说近期天气以多云为主，间或有小雨、有阵雨。

还要把这件事做下去吗？面对这样一个结果，曹佳声不知所措了。

### 3

第二天是星期天。

上午九点多钟，阴云密布的天空又下雨了，这一次是黄豆大的雨点。

曹佳声既紧张，又兴奋，他立刻朝山上跑，连一把伞也没有带。那一个个黄豆大的雨点，有些大雨的征兆了。它们很可能就是大雨



的急先锋。

那些山如果有灵，它们应该最知道曹佳声的复杂心情，曹佳声一次次来到它们身边，仔细地察看着它们，研究着它们。因而大山应该告诉曹佳声，在它们的身体深处到底有着怎样的情况，又孕育着怎样的新情况，那些新情况将带来怎样的结果。

沙沙！

沙沙！

……

这不是山的回答，而是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的声音，远远近近都是这种声音，然后组合成气势磅礴的“大合唱”。一片片树叶不住地颤动着，它们像被抹上了一层油彩，亮亮的，青的更青了，绿的更绿了。偶尔一两只鸟儿惊悸地射入天空，发出几声鸣叫后又急速地坠入树林，不见了。

雨中的大山，像一位温和而宽厚的老人。

曹佳声知道，这只是表象，也许要不了多久，大山就露出它的另一个可怕的面目，那不是它愿意的，而是大地震强加给它的。

曹佳声看见俞前进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他不是在大地震时第一个跑出教室的老师，他也不是那个泗坪镇人眼里的胆小鬼，他只是一个发现了危险、要阻止别人踏进其中的人，他勇敢无畏，他热血沸腾，所以他高声地喊了：“俞前进，你怎么跑到山上来了？快离开！山上要发生泥石流了，马上走开，快走开！”

要在学校，曹佳声绝不可能喊出这么高的声音。

俞前进来到山上是采蘑菇的。这个时节的山上，有一个一个可爱的蘑菇躲在树根下，或者草丛里，只要花点时间在山上找一找，那么餐桌上便会多出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。当然，要注意区别